



胡志明市内某商场

2013年，赵长鹏从一位技术投资者那里听说了比特币，决定投资10%的资金。

这次尝试令赵长鹏意识到新资产类别的潜力，他卖掉了上海的公寓，购买更多的加密货币。“当时我真正喜欢比特币的地方，即使是现在，它也是无国界的。在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生活过，每次我不得不兑换货币时，我都因为数十亿美元而损失了很多。”赵长鹏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2017年，也就是比特币发明近10年后，赵长鹏在上海创业，币安成立。

起初，该交易所迎合了中国的加密投资者，帮助重建了混乱的数字货币市场，确定了江湖地位。但是，监管方向发生变化，币安因禁止加密交易而被迫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然后再至英国、马耳他等地。

Binance将自己描述为一家非总部公司，赵长鹏的LinkedIn个人资料将他的位置列为——“香港、东京、伦敦、新加坡”，若隐若现。

越南相关媒体报道，该公司在开曼群岛设有注册办事处，但Binance Markets Limited表示其母公司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去年，当赵长鹏在播客上被问及公司真正的“家”时，他说：“我坐的地方是币安办公室。我们不隐瞒任何事情，我们非常公开。”

英国并不买账。

2021年6月25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要求币安停止在该国的所有合法活动，以及包括Binance Markets Limited及其母公司Binance Group在内的相关公司。该机构表示，该公司的英国实体Binance Markets Limited“无权在英国开展任何活动”，并补充说，“币安集团内的任何实体均未持有任何形式的英国授权、注册或许可证以开展根据这里的规定”。

2021年6月9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关于加强行业信息共享，有效防范支付风险的提示”，称利用虚拟货币等形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逐渐上升，因其交易具有匿名性、便捷性和全球性，逐渐成为跨境洗钱的重要通道。

3个月后，中国央行等十部委指出，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也陆续盯上市安。

5月，有消息说美国司法部和国税局正在调查美国交易平台币安交易所（Binance Exchange），目的是要打击正火红和大部分不受监管的市场。消息人士表示，负责调查洗钱和逃税的官员，正在就币安的业务而向个别人士索取资料。

面对严监管态势，近年来，以赵长鹏、孙宇晨为代表的币圈，涌向东南亚。一众币圈乃至赌博业等高净值人士疯狂涌入新加坡，甚至让新加坡针对全球高净值投资人设立家族办公室的税务津贴计划的起投门槛也从300万新币暴涨到2000万新币。

03

新兴市场

四处流浪的币圈人士，从来不会放弃寻找可能的市场。

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公司Sensor Tower近日发布《2022年金融与加密货币应用热门市场洞察》（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热度与日俱增，相关移动应用下载量在2021年也呈现出爆发性增长，而东南亚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加密货币应用新兴市场。

数据上，东南亚头部加密货币应用下载量从2020年的600万次快速增至2021年的2100万次。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TOP50金融类应用中，加密货币应用下载量占比已达到7%。

增长背后需要政策支撑。一旦政策调整，币圈的土壤也就流失了。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当地媒体在5月12日报道，新加坡加密货币交易所Independent Reserve发布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九成受访者知道加密货币。另外，58%受访者视比特币为投资资产或价值储存，15%把它看作金钱，仅9%认为它是骗局。

从民调看，新加坡民众大多数持肯定态度。但是当地政府也在评估着风险。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5月31日在第二届新加坡亚洲科技会展开幕仪式上致辞，表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与金融业人士展开合作，共同探讨资产代币化加密化以及去中心化金融的可行应用，并管控对金融稳定和诚信所造成的风险。

他表示，加密资产领域正在发生持续的改变，“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高风险领域，具备改变金融业未来的潜力。”

面对各国监管的围追堵截，除了币安之外，火币、imToken等加密货币公司近年来陆续出走新加坡。

具体分析新加坡政策，可以发现，新加坡认为加密货币合法，但监管方式区别于货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以下简称“MAS”）将加密货币分为三类：实用型代币（Utility Token）、证券型代币（Security Token）、支付型代币（Payment Token）。

其中，实用型代币指用于支付计算服务的代币；证券型代币指进行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简称ICO）或用于融资的代币；支付型代币包括任何能用于支付的加密货币。实用型代币不受监管；证券型代币、支付型代币由两部专门法规监管。

“通过监管，我们采取建设性合作来实现这些创新科技的潜力，与具备强大风险管理能力、负责人和创新的业者合作，共同建立数码资产生态系统的基础。”王瑞杰说。

虽然政府并未完全排斥，但是强调监管的态度也很明确。今年初，新加坡政府就明确警示加密货币存在高风险，不适合普通公众投资。

部分东南亚国家亦很谨慎。

今年4月初，柬埔寨财政部发布的文件就表明了态度：“尽管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和对全球经济影响日益显著，但柬埔寨政府并未改变禁止使用加密货币的政策。”

相对柬埔寨等国家的严控，越南等国家选择了宽容和尝试，从而给四处流浪的币圈大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家。只是这个“没有家”的行业，谁也不知道何时又会被放逐。

习惯了漂泊的赵长鹏，至少可以在这些时间里心情宽松地多吃一些越南“河粉”。